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選

長樂郡
振錄西
請卷本

梁昭明

太子選

卷第四十

唐蘇頌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孫承澤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二首

鮑令暉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彦昇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司

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顧望避敵

逗撓漢書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至乃趙

毋深識乞不為坐史記曰趙王將使趙括括為將其母上

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

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是知敗

其諸侯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魏志太祖曰

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曰

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逆天之道者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

暫擾疆陸王師薄伐所向風靡魏書曰太祖道武諱其

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

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

猷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是以淮徐獻捷河充凱歸尚

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

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

亂所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

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錢

東大將軍司馬佃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曰塗

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

日有千金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

之費故

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法曰狡狡猾也左

陵故司州刺史蔡道恭

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

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接

軍至三關頭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

果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

聞之輒去州伏闕泣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

戎名也管子曰民無取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

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

檄豫州曰傷夷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

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

不有嚴刑誅賞安實

景宗即主

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

也王隱晉書庾純自芻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首

謹按河南尹庾云云然以主為句則臣當下讀也臣

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

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漢書衛青

曰臣幸得

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

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

蕭何為鄴侯功臣晉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

何也上曰諸君知備乎曰知之也知備狗手曰知之

上曰夫備能走得獸者狗也而發縱指不獸處者人也今諸

公從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縱指不功人也今諸

臣莫言賞我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

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負檐裁苑鍾

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鼎遷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施於負擔君之

鼎遷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施於負擔君之

楚列鼎而食廣和戎莫効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

雅曰列陳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

受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潤草塗原豈獲

曰大文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自已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

自已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

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

鼓聲憤吒而卒眾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

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率厲義勇奮

降及城陷捕其餘眾求恭屍卒不能得不顧命

不顧命潘安仁馬汧督誄曰率厲有方全城守死自冬

徂秋潘安仁馬汧督誄曰率厲有方全城守死自冬

徂秋潘安仁馬汧督誄曰率厲有方全城守死自冬

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方之居

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

都尉李陵將兵五千入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

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守比完為成已校尉恭以踈

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

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

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拜

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

示虜虜以為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鄒陽上書曰臣

神明引去也

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鄒陽上書曰臣

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鄒陽上書曰臣

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鄒陽上書曰臣

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鄒陽上書曰臣

英雄記曰袁術嚴兵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書宣帝為呂布作声援

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漢書

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

士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晉起居注

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故使蝟音謂結蟻聚水草有

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依漢書曰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及者蝟毛而起吳志曰

依錢唐大師种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徐攸德粥居于

邊地逐水草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

草遷徙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

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

氏傳晉温季曰逃威也杜威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願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威也

宗之存一朝棄南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

腹棄甲而復生苗是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

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昔漢光命

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

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魏武置法案

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特征伐皆以故能出

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前通說韓信曰功無料

敵制變萬里無差趙克國頌曰料敵奉而行之實具弘廟

筭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惟此庸固理

筭筭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也

絕言提晉起居注宗公表曰臣寔庸固自逆胡縱逸久

患諸夏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聖朝乃顧

將一車書馬汧督誅曰聖朝西顧關右愍被司紙致辱

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

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殺

侯之獄言其貪貞也以正刑書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

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

絀胡卦切諸僊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

毓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

字稚春濟北人也數睦九族青土號其家是以義士節

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

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

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

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永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誚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

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

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

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
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斛
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房前闖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
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
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
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
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
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
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
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

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
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
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正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
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
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
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
贖應屬自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
取云應充衆准崔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
責整正婢采音劉整正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

忽往整野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永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貢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三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

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絳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闔闕茸各教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問閭歷諸侯弔屈厚曰闕茸尊顯諛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有裸體樂廣曰

名教中自有樂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純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

地何為乃爾 弟為羣在綺繡純 袴之間非其好也 惡積釁稔親舊側目左氏傳其弘曰

吾稔之日也 杜預曰拾熟也 惡積與築同 視理絕通問而 誅漢書邳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妄肆醜辭 謂大罵也 禮記曰嫂叔不通問 諸母不漱裳 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 詩曰好言自

口莠言自口 毛 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 後漢書曰或問 謂打遂也 謝承

第五倫曰公有病 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 若一夜十往退而 安寢吾子有病 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 若一夜十往退而

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警叟有子 曰舜舜事警叟也小極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警叟不

犯不父之罪而舜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 苑擘後漢書曰 汝南薛包字孟

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安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頓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 高鳳自

穢爭訟寡嫂 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 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

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未見子孟嘗之深心唯數文通 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與

之偽迹 表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托毫素 昔人睦親衣無 表彥伯各臣頌曰迹率必偽

常主類 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 整芝之撫姪食有故人 謂

米也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富 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

貴為脫粟布被我一肴豈可以弘大熱賀乃告人曰公孫弘 內厨五鼎外簋一肴豈可以弘大熱賀乃告人曰公孫弘

焉弘嘆曰寧逢 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檐 惟交質 惡質不逢故人

謂取車惟也 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貫酒兩家常折券 棄左氏傳晏子曰金十則鍾村預曰六斛四斗也 包

咸論語注曰十六 婦人車飾鄭玄曰惟裳童容也 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為

童容也 左氏傳曰鄭伯怨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 莊子謂莊

王王曰無之故 周鄭交質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 莊子謂莊

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惠子曰人之無情何謂之人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
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
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
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氏

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女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
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若
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後巡致仕

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我升降厥隆誠非一揆禮記

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
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
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竄隆異

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固宜本其明素不相
奪倫尚書曰八音克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

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
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
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離衰答賓戲曰衣冠之族日

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朱光衣冠子孫衰子

左氏傳鄭莊公曰周姻婭淪雜罔計斯音庶瑣姻婭則

無職仕毛萇曰兩督相謂曰姪漢販鬻祖曾以為賈音

書曰有斯養卒如淳曰斯賤也道鄭玄周禮注曰賈明目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厲志賦

昭求明目而無怍孔安國尚書傳曰若夫盛德之胤世

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違世業之可懷欒郤之家前徽未

遠左氏傳叔向曰欒郤胥原降在既壯而室竊貲莫非

阜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朝

阜又曰司馬長卿竊貲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

輿臣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褵九十

之憚也毋戚女施於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志士聞而

傷心舊老為之歎息無求生以害仁也自宸歷御寓

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公俗靡陛下所以負宸於紀

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陛下所以負宸於紀

興言思清弊俗者也禮曰天子負斧依南而立鄭玄

矣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臣實儒品謬掌夫憲范曄

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尚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

權臣口含天憲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網獨

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

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上言四姓灌右咸各斂手也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杜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

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

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尔

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

賈逵國語注曰風采源雖人品庸陋胃實矣華曾祖雅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鄭人爲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

牧也王之三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

顯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顯盛陳郡謝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源頻叨諸

府戎禁豫班通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而托姻結好

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玷辱流輩莫斯

為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

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龍奮胤胤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爲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

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鸞見婚對策曰家溫而食

厚祿王源見言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朱博曰王卿憂公廢閱閱請府

音義曰明其等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慈吳郡積功曰關也

郡正閣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源父子因

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

周禮曰穀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

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歿西朝

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

榮緒晉書陳畧有譽西朝于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

者何謂無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漢

音義曰連親姻也尚書大潘陽之睦有異於此潘岳陽

傳曰文王施政而物比曰聽且買妾納媵因聘

日潘陽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為資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施衿之費化充牀第禮

過鄭伯有賦鸚之責責趙孟曰枕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

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自為疾贅也糾慝繩違允茲

簡裁源即主言其遠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尚臣謹案南

郡丞王源忝籍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同人

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殺紂魯桓齊穆狀兒以彼

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

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董猶不雜聞之前契曰左氏傳

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

董猶不同器而誌概馬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請趙文子知人所舉宋

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衡雖自已作陸云答兄書曰高蔑祖辱親於事為甚說

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

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賈子曰宋昭臣等然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

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故言禁下止其視事之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揚德祖

典略曰揚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

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數

交開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

毛萇詩傳曰弥終也

豈由愛顧

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爵矣其文

易曰君子豹變其文

蔚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說文曰諷誦也

若仲宣之擅

漢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

皆然矣

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表民故云皆兵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

飄許京故云豫德連時居汝穎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

不暇尚書曰樹

曰周章於省覽見何違高視哉

家語曰孔子出乎四

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伏惟君侯少長貴盛体發旦之

資有聖善之教

發武王名也曰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

毛詩曰宣昭義問又

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

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漢書相譚曰楊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

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

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

然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鵲植為鵲鳥賦亦命脩為之而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脩辭讓植又作大暑賦而脩

亦作之竟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

獻之於吳王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

定鄭玄禮記注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

金然而弟子籍口市人拱手者聖賢貞卓榮固所以殊絕

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

能贊一辭相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

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今之賦頌古詩之

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

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楊雄

楊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若此仲山周旦

之儔為皆有德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

君侯志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仲山南之德未詳

竊以為未之思也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

志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寶

銘功景鍾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

封禪書曰飛英聲昔克路之役秦

來圖敗功晉魏穎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所

獲書於竹帛傳斯自雅且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

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詩曰矇瞍奏工敢望惠施以

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漸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

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季緒璅璅何足以云曹植書曰

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

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欽文韋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辭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

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

欽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

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組商獲麟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自上呈見果

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

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廣雅口抗高也聲悲舊笳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

均者亦律調五声之均也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

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和漢書曰鄭声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

內書黃門工倡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

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

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而此

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既其清

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

古詩曰胡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

馬依北風衽衣袷也衽昔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

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妯娈姐各倡魏志文帝

今杜夔為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與顛音同也其史妯娈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妯娈姐切

說文曰媼字或作姐古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字假借也姐子也切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竊唯

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是以因箴先白委曲

伏想御聞必含餘懽異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

聽斯調左氏傳曰得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欽死罪

死罪

答東阿王箴一首

陳孔璋

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表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

太相碑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

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

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

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也青萍曰去長者且

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

相與之道子賦吾君而我不言失為臣之道如我者

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游豫讓之友也張叔文論曰
 青游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
 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子將
 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于將一曰莫邪
 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
 欲說東諸侯松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
 過曰獨不
 聞于將莫邪拂鍾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
 兩錢之錐今子持械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
 諸侯王見一國之王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
 曰淳于髡三稱鄰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
 干將莫邪者此乃天然異而不非鑄師者所庶幾也
 貴於立斷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面不受
 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音義既遠清辭
 妙句焱絕煥炳華也鹽念切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
 龍驥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
驥鬣古之駿馬也夫聽白
 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定而齊足

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出鄙益著宋王調
賦曰臣
 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
 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載權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
始曰下里巴人也
 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論語
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誦謳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一首

魏略曰魏郡大疫故
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
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

文帝為太子時
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
 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
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

昔侍左右則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漢書

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

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

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

壽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兩都賦序曰雍

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燕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

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曰延年田群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

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臯

頗排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

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立壽王

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

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

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鵬鳥賦曰化為鳥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班固答賓戲曰娑娑平藝術之場休

也平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國尚書傳曰微妙也摛藻筆寫龍

之文奮矣鸞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答賓戲曰摛藻雖年

齊蕭王才實百之魏文書曰君德不及蕭王年尚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

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

以同聲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隊去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

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

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

也慎子曰夕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

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萬齒載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

預曰七十日羞也猶欲觸曾奮首履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

悽謹敬也尚書曰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文禮記注耀靈匿景繼

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焉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雖虞卿適

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史記曰虞

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間君之高

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

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傳曰沉頓猶弊也即以五

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易也深淺猶善惡也

地形察土宜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西帶常山連岡平

代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北鄰栢人乃高帝之

所忌也漢書上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

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重以泚水漸漬疆宇漢書栢山

有泚水首受中丘西山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

安之失策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

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按趙幟

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

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

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

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都人士女

服習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士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

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謀欲

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

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而所負闇弱無以益之

將之首可致鉞下成安君不聽也

毛萇詩傳曰蒞臨也若乃邁德種因樹之風聲尚書外繇邁種

曰蒞臨也若乃邁德種因樹之風聲尚書外繇邁種

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

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

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咏性情性至於奉

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利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

傑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

於遺訓而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

台於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

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

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

乎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一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
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
復徵入為光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祿大夫侍中張敞為膠東相與生小邑書曰值敞遠守劉郡取
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生小邑書曰值敞遠守劉郡取
於繩墨曾臆糾結固無奇矣入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
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彼豈虛
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豈虛
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
古今一揆先後不負爾雅曰質易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
者之不如今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曰書曰鄭冲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大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

籍為其辭魏帝尚貴鄉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

媵田證切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

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尚

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呂尚磻溪

之渙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尚書中侯曰王即迴駕水

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仗黃鉞右秉白旆以誓武王以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

書荀收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呂自望暫把旌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

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取

蹻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羨談公羊傳曰魯人況自先相

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

曰世有哲王尚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

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復霸也前者明公西

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羗戎東馳迴首

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

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

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羗棘東馳封禪文曰昆虫聞擇回

回首內嚮喁喁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

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涉三越王隱

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湏臾陷潰斬

送誕首魏志曰誕開城自守遣小子觀至吳請救吳遣

唐睿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睿王祚昔降吳兵萬眾器

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

之闔問吳王也以比孫權爾雅曰懼也郭璞曰宇內

康寧苛慝不作過秦論曰包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

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范曄後漢

自少康以後世服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

光宅顯茲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明公宜承聖旨

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元

功盛動光光如彼國土嘉祚魏魏如此內外協同靡讐

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

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沐場焉為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

特牲亦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廻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楊賦曰迴戈耶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楚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

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國語祭公謀父曰近今大魏之

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栢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

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成乎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洲支伯子曰子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箕山之下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

其道幽遠而無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

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暉為隋王子隆府文學子世祖勅暉可還都遷新安王中

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

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

潢汗行潦之水尚書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班固論曰

曰江漢朝宗于海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

曰希蹇之乘亦騁之乘也李軌口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駘六轡沃若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臯

壤若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歧路西東

左氏傳曰華門圭竇輕舟反湖影獨留言舟反而已

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天

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

逸曰龍門楚東門也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謂女子徐無鬼

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夫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

者思人滋深乎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朝而已

傳注曰舳艫舟名也朱邱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史記

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邱諸侯朱戶故曰朱邱

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如其簪履或存存席無改外傳

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著薪而夫簪其甚哀言不之楚昭

王亡其跡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

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奔者韓子曰文

公至河命席樽指之各犯聞之曰席樽所卧也而君奔

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禮注曰在席乃單席也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猶望

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攬涕告

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貽又曰涕橫

橫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

策劉歆甘泉賦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

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曹植

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
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
況助受教君子將二十

年魏文帝令曰況吾託士人
咳切苦改唾為恩矜矜成飾

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
唾之音古詩曰盼矜以適意

小人懷惠顧知死所語
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

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
狼矜曰益死矜曰吾未獲死所

切苦結之盲形乎善謹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

於境陵王西山從容謂助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

助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

射也至是故引助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

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所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

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

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渝毛

萇曰渝變也雖情謬先覺而迹淪淪驕餌知梁武之必貴為謬

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相生湯

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維聖人之網不願驕君之餌也湯

沐具而相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蟻風

憂樂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

傳道將使伊周奉轡栢文扶轂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

扶神功無紀作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

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記曰群英惟此魚目唐突璵璠

魚目似珠璵璠魯玉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璠

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易

虎將以璵璠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顧已循涯寔是知塵忝

千載一逢再造難荅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朕況千載曰

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雖則殞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

詩曰匪報也求以為好也不勝荷戴君營之情靈國語申胥曰昔楚董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

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旨奏丹誠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奉被

還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措紳顛顛術李奇曰措插深所未達如封禪

書曰因雜措紳生之略術李奇曰措插術李奇曰措插於紳紳大帶

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魯人為臣妾於諸侯

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

鄒玄禮記注曰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曰舜以天

之農石力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夫負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勖勸進曰信匹夫細行彼等所

大懼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成尸子曰昔者武王崩

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先增玉璫而太

乘石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增玉璫而太

公不以為讓尚書中候曰王至田於溪水畔尚尚鈞於崖

尚立變名谷曰望鈞得玉璫刻曰姬受命呂佐旌況世

哲繼軌先德在民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與書曰王綏

伯曰藥武子之德在經綸草昧嘆深微管君子以經綸

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相公霸諸侯一曰加

以宋方之役荆河是依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

軍將軍崔慧景及破左與眾十萬於鍾山宮城拓守豫

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

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班師振

旅大造王至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

西造于雖累繭救宋重脰存楚說文曰繭黑練也古與切戰國策曰公

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

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

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

大破之以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

不賞呂氏春秋曰范氏二有得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

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右士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是以玉馬駿

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

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死論語比焉識曰殺惑女姐

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

也論語陰媿識曰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

族雷王禽宋均曰謂殺閼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

版異也龍同姓稱族也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

掩涕激義士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荆州行事

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

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

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

以諸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涕泣處晉中興

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

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故能使海若登祗

罄圖效祉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今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

尺人物具焉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人則兒者長

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比伐山戎過孤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山戎孤竹東馬景

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

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音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

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韓詩

外傳曰申徒狄非其出將自投於河雀真簡而止之曰聖

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各教鍾

濡足故不教人可乎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道風素論坐鎮

樂廣曰各教中自有樂也何為乃爾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

雅俗采同日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

謂不習孫吳遊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問與

武而不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

殺者夫馬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紂其民皆可誅尚書

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

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紂之民比屋可誅

也龜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

桀龜玉毀於楨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

中是誰之過歟曰濂伯取獨為君子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易曰

何地謂何地自處也使民不任控款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控款誠也伏願時

奏記

詣蔣公首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太尉將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

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

已去濟大怨於是鄉親共削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後為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為常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作咸有一德

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

群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驗曰萬人聞鷄鳴皆翹首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

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

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魯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

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也如今卒持幣也

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

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

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三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籍無鄒卜之德

也莊子曰若夫人者日擊而道存焉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

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

以翼戴其主負薪疲病足力不強孟子曰孟子有疾王

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補吏之召非所克堪

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頌李右率府錄事參軍事尚書學士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也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閣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榮

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

榮

問休暢幸甚幸甚

而得謂之幸分遠託異國昔人所悲相

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

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

飛鳥之號秋風

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厚遠

谷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

參經曰能不慨然自

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親但見

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

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

韋韞切 毛毛切

幘以禦風雨糲肉酪漿以充飢渴

說文曰講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講注曰韞

形如射韞以縛左右手以於事便也韞幘

舉自言笑誰

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

說文曰慘毒也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

笳互動牧馬悲鳴

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

文駟駟牧馬詩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

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賈

國語注曰

聊賴也

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左

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身

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

負國恩為世所悲

背禮記注曰負背也鄭子歸受祭我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弃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

即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

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切

心以自明刎土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

已矣絕望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之辭也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

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紙音支令人悲增怛怛耳爾雅怛

憂也方言嗟乎子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魯卒切

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

帝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

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

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

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而裏萬里

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

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

其稱甚美臣贊按流俗語曰天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

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奪旗

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臣贊按取曰奪

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使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溥干冕曰臣意

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此甚是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國

興師劉兆毅梁注曰舉盡也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

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

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初良割切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

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

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徒空也

爭為先登言空首奮擊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

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

引退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

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

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

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

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况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

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肯

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

者莫其馳騁虜疆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誠以

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

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

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

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請廷尉責問曰君侯

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

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

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

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

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

負氣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賈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符四年

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

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

兵封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

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

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

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劉音義鄭德曰以

刀割頸為劉姑鼎切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巨依切死朔北之野漢書

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

使送武會匈奴維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

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維王等死虞

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

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雖生何面

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

日復息乃徙武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也漢書曰武留匈奴

北海上無人處壯出及還鬚髮並白老母終堂生妻去惟漢書謂武

壯出及還鬚髮並白老母終堂生妻去惟漢書謂武

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

也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也繆繇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

下當草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

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

論語曰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

閔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

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

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

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

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

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

孤必昔人有言雖忠不列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能安

於死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

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

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以願足下勿復望

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

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

謂任立政大將軍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

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勿以為念努力自愛老

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

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司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賜書教以

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意氣懃懃懇懇

懃懃懇懇忠款之兒也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此也

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失俗也

僕雖罷駑亦嘗側

聞長者之遺風矣

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聞願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言幸動必為人欲益反損是以

獨鬱悒而與誰語鬱悒不通也楚辭諺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

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

蓋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

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何則士為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无賞音者

知已者用女為說已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

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若僕大質已虧缺

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隋隋侯珠也和氏璧終不

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點辱也往

書宜應答但有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相見

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迂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也得竭至意

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

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僕又溥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

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是僕終已不得舒憤

以曉左右廣雅曰憊悶也楚辭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

窮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

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立名者行之極

也凡人能立志者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

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

惟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

於宮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詎音妬應劭曰詎取也詎文

其詭尋比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

乘使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今宦者雍渠

於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是監見趙良寒心謂趙良

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

趙高謂李斯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同

子參乘表絳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趙談參乘表絳

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

談自古而取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
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
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履貂曰臣心僕賴先人緒業
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
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才力之與言自結明主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
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塞旗之功下之不能積
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効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无一遂假欲苟合取
容亦无其所也史記蔡澤曰鄉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
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陪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不以此時引

維網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闡葺之中闡葺

也昔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闡葺乃欲仰首伸眉論列

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

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出入周衛

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

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故絕賓客之

知立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

似父母通曰生子不肖

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

諱多士媚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僕

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太公六韜

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未嘗啣盃酒接慇懃之餘懽然

僕觀其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顧師

徇從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僕以為有國士之

營也風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今舉事

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

注曰率備

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違合僕誠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

會之孽謂生其非也

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深踐戎馬之地足歷

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垂餌音虎口橫挑疆胡仰信

之師弟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排

做日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半當虜救死扶

傷不給顧野王曰過半給供給也旃裘之君長咸震

怖旃裘謂匈奴所服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強大置左一國共攻而圍之轉

闔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

曰沫

音類善曰類古扶字言流血在面如盥類也說文曰類

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此言兵已盡但說文曰類

以擊耳相寬益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

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

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執

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被堅執

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冒白刃比鄉向爭死敵

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

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

將得士死力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史柱日陵

上甚悅之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

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恒都尉悼誠欲

効其款款之愚款款之鬼以為李陵素與主大夫絕甘分

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能得人死力雖古

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

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

報於漢張安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何其所

摧敗功亦足以暴浦沃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

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魚解耻柴懈之辭言欲廣主

塞群臣耻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

音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
師古曰而僕又何之蠶室如淳曰何次也若人相次也
隕墜也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
以為置蠶宮今良諸法云詣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
室者屬少府類監云葺推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
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
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文史星曆近
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之圍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

牛云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蛄也蟻蚍蟻也皆而世
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特以為
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太上不辱
也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其次不辱辭
令辭謂言辭其次誣體受辱被誣體謂其次易服受辱易
謂者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
緇衣其次謂謂教令其次謂謂其次謂謂其次謂謂其次謂謂
同以之皆人同謂之箠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謂謂
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謂謂其次謂謂其次謂謂
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謂其次謂謂其次謂謂其次謂謂
刑也取下腐刑極矣蘇林曰

臬故曰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

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朝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

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

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

曰杜乃獲故乃穽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

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聲也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

此疾苛吏之辭也文頴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當此之

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

且西伯伯也拘於羗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羗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

李斯相也具于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人也從荀卿

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郢中趙高之

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剗斬左右趾

皆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詈者又斷舌

故言且具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

謂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

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

信謂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

校鬼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陽彭越張

赦以為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彭越張

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帝立彭越為梁王梁

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

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曰暮自上

食礼甚甲有子婿之礼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
 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
 恭皇帝遇王無礼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
 乃壁人拍人要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
 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
 之於是逮補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
 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反謀檻車絳侯誅諸
 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

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

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關三木

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桎拳而握應劭漢書並曰在手

曰桎兩手同械曰拳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合也桎音告拳音拱桎之栗切
 又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君
 乃鬚錯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

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
 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
 言之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灌夫受辱於居室

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
 得徙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

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
 幸臨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帳具將軍旦日蚤臨之

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洒掃帳具自旦侯同至
 日中蚡不來夫不擇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

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
 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

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
 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長者為壽乃効兒女曹咕聒耳語蚡謂夫曰今眾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尤曾何
 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

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
 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
為保宮令守宮也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

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

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

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

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

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

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

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義喬

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僕雖怯懦欲苟

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

縲紲墨索也紲也所以拘罪人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

羗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

揚海岱淮齊之間罵奴曰獲齊之比鄒燕之比郊凡人

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

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個儻非常之人

稱焉廣雅曰儻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

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

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
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羑音酒蒼
頤篇曰演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
引之也魯史而作春秋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
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
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
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踈之平病聽之不
聰作離騷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
脚兵法脩列王史記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
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
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
將臏臏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
為師居輜重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
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
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
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
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
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
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
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
許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
毒實非官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
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
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曰
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者
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
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
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
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
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

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詩三百篇大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于偽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爾雅曰

底致也郭璞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

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今將來人知已之志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

章也自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

則不孫養也近之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

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

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九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石之豆草創未就會遭

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溫色僕誠以著此書藏

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

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

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

上者也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汗烏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

所往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去

人尸居環堵之室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

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沉
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鬻子曰吾聞之於故也知善不
感夫狂與惑者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
聖人之戒也心刺切割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
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
辭高生之節行曼音萬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二首

楊子幼漢書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
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
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
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誡諫之言大
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

產業通賓客有稱舉
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也底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

其愚蒙賜書教叙目以所不及

督正也愍其厚然竊恨

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曲也言鄙陋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又過

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

文孔安國曰文飾

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論語曰顏淵季路侍

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

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得乘朱輪

位在列卿爵為通

侯摠領從官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也與

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

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飭之責矣矣

論語子曰藏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懷祿貪勢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飭兮懷祿貪勢

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

比闕妻子滿獄上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

尉比軍尉以法罰之揚揮上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

以塞責史記司馬欣謂章邯曰趙豈得全其首領復奉

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地伏惟聖主之

曰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道曰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竊自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孥勸力

耕桑國語曰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不意

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

過三年臣見放逐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

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

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

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

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其

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真張晏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一臣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

奔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贊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真雖

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

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

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

者十一而稅此賈豎之事汗鳥卧切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

人眾毀所歸言處下流為眾惡毀所舉不寒而慄雖知憚者猶隨

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

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

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自皇皇求財利

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

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段干木此二人者君

皆師凜然皆有節既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崔嵬謂

西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比有儉

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子弟貪鄙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貪鄙之

俗而移人之本性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

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

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
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
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
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
至征東
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
傳毅詩曰但年如流渺茲暇曰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嗟始滿融又過二

公謂曹操言
年始滿五

十融過於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成孝章尚存
二歲也

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妻孥
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

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來年

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二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

之公羊傳曰邢二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蓋狄滅
之為相公諱也曷為為相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天下諸侯有相滅二者相
公不能救則相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

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

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

論語子曰益
者三友損者

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後漢朱穆感公誠能馳一介之
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公誠能馳一介之

使加咫尺之書

左氏傳晉行人子貞對齊王子伯駢曰
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

書廣武君曰發一乘
之使奉咫尺之書

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

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

牧之人所共稱嘆

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
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

其所受九牧也殷王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

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

賞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求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

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

尚市之况生者乎損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

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馬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

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

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

足而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

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

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

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

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

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向

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

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則士

亦將高翔遠引莫有比首音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

夫北首燕路允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宗薦斯

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曰首

朱叔元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

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

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

辟召川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王奔時故吏三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其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鄆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功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

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恩亦

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殮左

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

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

而與否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

乃倒載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殮以舖臣父臣之難中山君曰昔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昔

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

不顧恩義我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

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伯通與吏

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

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與曆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梟鷁之逆謀指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

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

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

共歸世祖子曰况字俠遊

讓屢有降搃之言蒼頡篇曰搃搃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

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斬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

朝廷則爲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

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

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

之宋猶有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

不知方今天下滴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

量也

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指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

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

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長為羣后惡

法求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或本云求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

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定海內者無私讎

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

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

寐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

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

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意奢說事頗過其實

得九月二十日書得文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

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懼故自竭老

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辭多不可一一粗舉大綱以當

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

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

千人不得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比日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之細者曰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王安

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叔曰不義而強尚書舜典曰咎繇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其弊必速蠻夷猾夏寇賊姦

究周宣之盛亦讎大邦毛詩曰蠢爾爾亦詩書歎載言其

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

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來

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

今魯曾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是夏殷所以喪苗虜所

以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我之所以克彼

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左氏傳闞廡曰師

周之不敵君昔鬼方龍耳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

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

之軍明罽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

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

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

午師渡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

焉有星流景集鸞奪靈擊長驅山河朝至莫有捷若今者

也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彼張魯

指鬼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得也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整力而猶

無所救竊又疑焉

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無苗禁惡

騁奔牛之詐孫吳勒

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

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

論語曰微子去

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

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

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

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

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卒矣

李梁猶在強楚廷控謀左

傳曰楚王侵隋隋使少師董成聞伯比言於楚子曰吾

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以武備之漢東之國隋為大隋張必弃小國小國辭楚

之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日季梁在河益注曰

季子請隋

賢臣也

既且至衆賢奔紂切勅律

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

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

檄堅不可入

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

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意不過欲殺臣

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

檄堅不可入

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

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意不過欲殺臣

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之子之意不過欲殺臣

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

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若乃距陽平據

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死攻也

石門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擣八陣之列

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

浮沮陣八曰鴈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

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

韋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

牛尾熱奴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

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街枝擊之而城中

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声声動天地燕軍大駭敗

大喙也洪白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哉牙丘言二宇漢書曰趙李諸侍中皆談笑大喙說文曰喙大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



